

大眾通俗叢書之一



董 均 倫 作
夏 風 畫

半灣鎌刀

大燁大眾書店印行

丹 鑠 灣 牛

作 倫 均 董
畫 風 夏

行印店書衆大連大

半

灣

鎌

力

作者 董均倫

畫者 夏風

出版者 大眾書店

總店 大連天津街一三三號
分店 旅順・金縣

印刷者 大眾書店印刷廠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小 叙

均倫同志要我替他的「半灣鎌刀」寫一篇小叙，但是我寫什麼好呢？這十一篇故事的本身，已儘夠說明貧僱農在地主封建勢力下面生活、思想、文化的各方面。他們的被剝削，受痛苦，在壓迫下面的哀訴、掙扎、反抗，特別是復仇的怒火，幾乎潛伏在每一篇之中。貧僱農由於被損害的關係，一向是沒有文化的，然而從這些故事之中，却充分的表現了他們的聰明睿智，偉大的藝術天才。我希望我們大家，能多多地搜集這一類作品，把它有計劃的陸續編寫出來，這將是中國農民文藝史上口頭文學最寶貴的資料。

阿 勃

目 錄

一	狼·····	(一)
二	元 寶·····	(三)
三	覓漢和少掌櫃·····	(五)
四	鬼·····	(七)
五	窮 神·····	(一〇)
六	潘大牛·····	(一二)
七	八大將軍·····	(一五)
八	浪蕩鬼·····	(一七)
九	鎮草王·····	(一九)
十	趙匡胤吃小豆腐·····	(二一)
十一	半灣鎌刀·····	(二三)

狼

從前，在平度地方，有這麼一個傳說：在一個山溝溝里，住着一個老頭，那時候人烟少，這一家子，那一家子的，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囂。那陣狼倒很多，這個老頭家里什麼人也沒有，都死了。可是他家挺熱鬧。他養着一隻狗、一隻羊、一個貓、一個兔子、兩隻雞、還有兩個扁嘴（鴨子）。到爭起食來，雞也叫，狗也咬，羊也「咯咯」。老遠聽挺熱鬧的。這一天，老頭上山去砍柴火，他



。隻那的養他是正看一頭老，來狼個一出窺里溝從

在一個石縫里，挖下一個小狼，一下子拿家去了。他說：「傷生有罪。」就使繩子把他拴起來。在脖子上給他拴一個小鈴鐸。成天叫他「小青小青。」天天餵牠。有時候趕集回來搗塊肉給他吃。老頭子很親牠。到以後狼長大了。也長出牙來了。有一天，老頭趕集回來又拿着肉去餵牠，這狼吃肉不夠，又舐着牙照他手咬一下子。都咬出血來了。這個老頭子對那個狼說：「我養大你身子，沒養過你心。我放你吧，你自個去找什麼吃去吧。」他一頓把牠放了。這一天，老頭又去趕集，回來天就晚了。離家還有半里多路。聽着鈴鐸響，從溝里蹣出一個狼來，老頭一看正是他養的那隻。他說：「這不是小青。」狼照着他身上撲過來，他年紀已經大了，也沒有勁招架，三撲兩撲，把老頭撲倒了。一頓闊開腔，吃了肝和五臟。

元寶

離平度城不遠的地方，有這麼一家有錢的，他白晝黑夜的光打算怎麼會發財。總想沾人家的便宜。天長日久，誰也不敢靠近他，背地給他起個名叫三刀子。他招了一個佃戶姓張給他種地。收成了，把打下的好糧食都自己留下，給佃戶些糶的、陳的。好糧食賣了換上元寶穩（藏）着。元寶就越積越多。有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叫賊把元寶偷去了，



：說張老戶佃的他，了慌餓是在實主財
「。吧子餅的你買賣元使我」

他吓的出一身汗，以後他就永遠把元寶帶在身上。有一年夏天，下了若干日子雨，莊東頭一條大河的水一頓出河了。眼看着就快衝倒屋了。佃戶老張找找屋里什麼也沒有，就還有兩個秫秫麵餅子。他拿着爬到一棵大樹上去了。這個財主他慌了，看看這個也捨不得，看看那個也捨不得，到以後他就帶着他的元寶上樹了。雨還不住下，房子也衝倒了，管那里也是汪汪的一片水，一天過去了，水還是不消下去，佃戶老張在樹上啃着秫秫麵餅子，財主拿出元寶來望望，明晃晃的，又放在布袋里。到了最後佃戶老張吃得還剩一塊很小的秫秫麵餅子。財主實在是餓慌了，和他的佃戶老張說：「我使元寶買你的餅子吧。」老張想了一會，「我要元寶就沒有餅子啦。放着餅子可餓不死。」就和財主說：「元寶不好吃。我不賣。」財主也沒有法，手里拿着元寶餓死了。



「！人丟我罵還？嗎餓怕不來從是不你」：說計夥小

覓漢和少掌櫃

在山東省平度縣有一個村子叫張世，住着

個大地主姓白。他自己不種地，僱着很多的覓漢（種地的僱工）。他不捨得給覓漢吃，特為把餅子做生了，不就是不够吃的，覓漢們沒有好生吃過一頓飽飯。有一天，三個覓漢上泊回來，餓的治不了，年紀小的覓漢吆喝着「餓死了，餓死了。」一頓叫少掌櫃的聽見了。把那個覓漢好一個審。末後說：「你真給我丟名譽，還餓死了，我從來也沒有餓一遭。」覓漢們聽了很生氣，三個商議怎麼扎固（處置）他。那個小的說：「等他再上泊辦伙食他一頓。」老的說：「不好，叫老

掌櫃的知道了，咱們命就沒有了。我可有個法，咱那少掌櫃好打槍，明日叫他來打槍，你看着我。」說着就把莊稼苗給拔斷了好多。到了晚上，他跟少掌櫃的說：「咱東山的莊稼都叫兔子截斷了，少掌櫃快去打吧。」第二天很早就吃了早飯，少掌櫃的跟覺漢們到東山去了。在那里跑了一頭晌也沒有看見一隻兔子，年老的覺漢說：「你在這里等等，我上那個山上去望望，有，我就吆喝你。」他去老一大歇，天都晌歪了，他在北山上吆喝：「這里有兔子。兩，三，唉，快……」少掌櫃的聽見了，拿着槍跑去了。老覺漢說：「你來晚了，都跑山下去了。」他兩個又下山，左找右找，這時候日頭就偏西了，少掌櫃的覺着肚子餓了。那兩個覺漢啃着秫秫麵餅子，趕吃着趕走過來，遞給大年紀的覺漢一塊，小的說：「少掌櫃，這是窮肚子吃的，你吃不下去。」四個人就往家走，少掌櫃的也不好意思要。以後，餓的實在受不了了，沒法，就夥跟計說：「給我一塊吧。」小夥計說：「你不是從來不怕餓嗎？還罵我丟人！」少掌櫃氣的直嘔唾沫。

鬼

這是十年前的事了。那年秋里，我從劉珍年的隊伍里跑回來，走到平度城南一個驢，天就黑了。我尋思到這個大門里去找個宿，正好走出一個老頭來，我說：「老大爺：行行好，留俺一個宿吧。」老頭說：「是啊，誰出門還背着房子啦，我倒有個閒房，就是不大清淨，要不嫌乎你就來宿。」我心里想：那裏有什麼鬼妖的，都是自己吓自己。我就說：「老大爺：出門在外的人，那裏去找那麼些方便。你就留我個宿吧。」他就把我送到西院的一個房子里。老頭子開開門，點上燈，唉呀，屋里陰森森的，窗台上蜘蛛網，桌子上的灰，滿滿的，那個老頭掃掃炕，拿了被給我蓋，我問他都有什麼人？他說：「我命苦。這時候就剩俺兩口子。以前我也有個兒，長病死了。媳婦子白天黑價的哭，有一天俺老兩口子都暈覺了，她就在這個房子里吊死了。從那以後，俺老兩口子就不願意進來，進來就難受。今年伏里聽傳言傳語的說：俺街上有個打更的，晚上聽見這個屋里有動靜，他爬到後窗上一望，望見屋里有個女的在梳頭。也許是怨氣不散。先生，你晚上翻覺警醒點。」他要了一會，就走了。我想，管他媽的，我吹死燈，瞞我的覺。也怪，怎麼

腿也纏不着。到了半夜，我聽着，院子里那些草嘩啦嘩啦的響，桌上的燈，「碰盞」的掉在地下，我大大膽吆喝說：「媽的，老子什麼也不怕，給我滾。」聽着，從桌子上「撲通」的跳下一個東西來，不多時候院子石頭上聽着好像一個穿木頭底鞋的女人叭噠叭噠的走過來，我心里的話，「怎麼，這是真來了？」我爬起來，避在牆邊下，來了，我就和她拚上。這時候，她就走到門根下，引的那個門，轟隆轟隆的響，又叭噠叭噠的回去了。沒多大時候，又叭噠叭噠的回來啦，引門又沒引開，就聽着窗下的樹好像人



。上拚她和就我，了來，下邊牆在避，來起爬我

淨的枝子和葉子響，我想，她要把窗簾里鑽進來！我自己覺着頭髮梢都「一扎扎」的。這時候，我聽着那個老頭在院子里跟他老婆子說，「找着了，驢在這院子裏。」媽的，這是個驢。我的心，撲通下的放下了。我就快拉洋火點燈，地上一個貓，「趣」一下子跑出去了。哦，燈，原來是牠蹣下來的，我說：淨自己吓自己。哪有什麼鬼呀妖啦的。



「。吧年過去家俺到？去那到神窮這你」：他問去過就他

窮神

我聽俺老的說，在老一輩，有這麼一塊事：這一家子，就他老兩口子過日子，兩個都老了，做營生也做不動了，以前還租人家一些地種着，他老了，沒有勁種了，打不出糧食，交不上租子，人家把地也就要回去了。沒有法。兩口子，吃累挖苦的，做豆腐賣。有一頓，沒一頓的，餓不死就是了。到了過年，五更黑價，旁人家都去迎財神，老頭子氣不過就說了：「我接了一輩子財神還是窮的這號

樣。今年不接財神我去接窮神。」老兩口子打着燈籠就去了。到了街頭上，燒上紙，看着有一個人老遠的來了。走到近前一看，穿的破破爛爛的，是一個要飯的，老婆子埋怨說：「這都是你說的，真是來窮神了。」老頭子賭氣說：「我就偏接他。」他就過去問他：「你這窮神到那去？到俺家去過年吧。」這個要飯的，正好沒有地方去，就跟他去了。到家以後，兩口子也不把他當外人，剩的一些豆腐渣，豆子皮，三個人就一起吃。要飯的不挨餓了，也就感覺有勁了，做完豆腐，空里上山拾草，給人家挑腳，慢慢的掙下錢，他也不捨得化，積得多了，他就買上塊地，三個人過的日子一天強起一天，到以後就不缺吃不缺穿的，人家鄰舍百家的都說：「人家這是接真財神家去了。」

潘大牛

我不會說故事，說個俺囑里的事給你聽吧。也不知在那一代，那一朝。反正很早了。在俺這個囑中間，有這麼一眼水井，這個井里的水略微帶點紅色，那時候，俺囑里的人都喝這眼井里的水。也怪，喝這個水，潘家囑里每一輩都出一個能人。有一輩里出了一個能人叫潘大牛。這個潘大牛長得身高力大，威武武武的，更加上一身好武藝，沒有能打過他的。他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他也不怕。這個人心腸眼可好。好打抱不平。誰依仗勢力欺負人，他非找着打他一頓不行。那一年，縣官貪贓，斷了一件屈官司。他聽說了，不服氣，跑到衙門口好一頓喊。縣官掩上大門，聲氣也不敢透。這回把縣官得罪了。就上朝廷那去告他，說他想着「造反」。朝廷就傳下聖旨，發下兵，叫縣官領着來拿他。到這里，叫他使勁吆喝了一聲，把兵的耳朵一頓震聾了。把縣官也殺了。那個領兵的大將跑回去告訴朝廷說：「不行，捉不着他。咱朝里沒有能打過他的。」朝廷聽了吓的了不得，和大臣們就商議了，有一個大臣說：「咱把他買過來，朝廷差個人給他些銀子，再封他個大官，叫他歸順咱。」朝廷一聽這個辦法好，就差人來了，使大車拉着銀子，